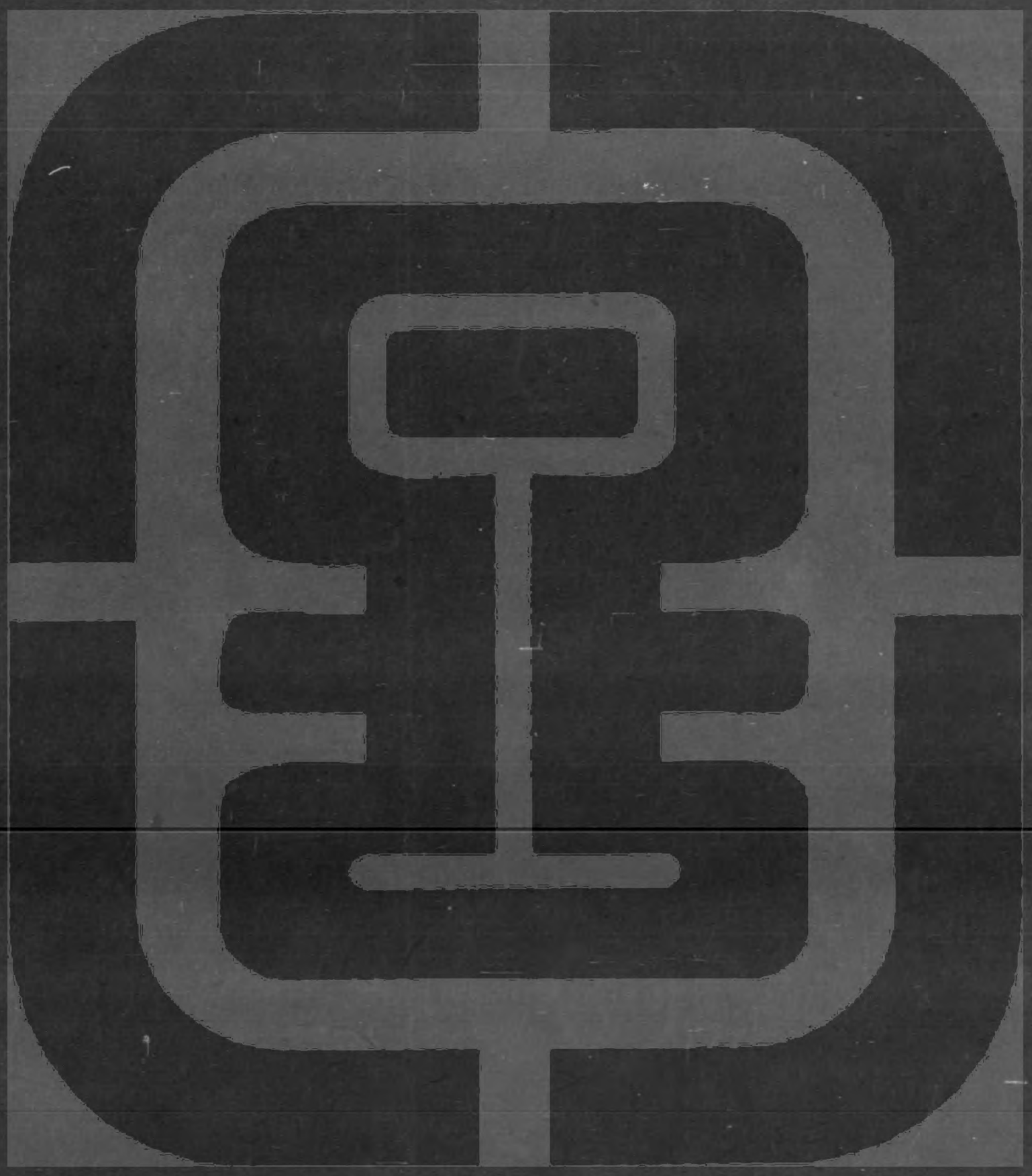


貴莊嚴堪

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于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第一

神廟聖意鋭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洛大衂徐禧之徒死之繇是耻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石刻姓氏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殽不可分別至於

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薾獲厠名矣唯有識講論之家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父親黨呂吉父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六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初修　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度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宋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邵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所引甚多至新史於是　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荊公日録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壞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虜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虜敗盟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嘗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熙豐日曆殘帙數葉無復倫叙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緝其丁

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録于編亦有已見　裕陵實録中
者併存之云中書劉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閣待制秦
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
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
因得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閭衆所
共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　聖慈且令召還書
館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　勑旨
奉　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又云中書省劉子已降　勑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
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
奉　聖旨額宜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
至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　勑牒令安
壽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為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逐
次與兄練勍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後收
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不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
姓王九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樂營將申舉
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又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
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兗鄒
二公配享如允所請即乞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
備録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候　勑旨尋下

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於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以后稷神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犧祝融太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伏勝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嘗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修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帖檢會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楊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之下楊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　聖旨依

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

江寧府陳繹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
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使錢糴穀餵飼
自己白鵰等并役使土丁檢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及并
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
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并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稻
田務陳彥輔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并取
勘虛妄并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
公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勾宅庫買物虧價陳繹合追
見在太中大夫舊官諫議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
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自盜贓一疋仍令准例
依斷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
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關陳彥輔特衝替
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遇
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
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縻捐何補不勝
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
所永遠祝延
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遇
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　進止奉　聖旨依所乞
以報本禪寺為名額其中載練享甫事享甫以知經術
馳名熙寧間為王荊公之高弟而所坐廼爾殊不可曉
又恐在謫籍一時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　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介中父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歎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為忤但賦絶句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為從官子沆之彦允漢之彦周渙之彦昭潙之彦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嘗從開封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問之既抵里中迺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顏色絶代方二十餘語適曰吾來為汝家婦適云吾納室久矣豈容它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交覆酬酢久之適知其悭然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閒空屋數楹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置煙爨烹飲食無異常人略無毫髮之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既無從詰其來歷但闔門畏懼而已積是逾年人情相與亦頗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哭道人者語適云子偪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婦人劒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迺反目婦易形外避其夫訪于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

来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目勿開安以待之可保
無虞是夜三鼓後忽窗中劃然有聲見二劒自空飛入
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劒盤旋于適頭之前後天
將曉矣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啓觀即早来之道人也下
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膏閒瓢中取
藥一捻布之血化為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
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利名榮心屏妻
子常往来鄠杜之閒以藥餌符水療人之疾數見奇効
時人敬之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安禮君子人也
所言必不妄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　慈
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使
返魂　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
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禄寺丞緯之姪
為學道休官有法能救　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李院
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聚詢本人稱限六十日
内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内修壇作醮差御
藥監及宣賜淨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　太后方
與　仁宗凭玉欄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　上
以狂妄除名送宿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繇毗陵之洛
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于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
八歲立于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来前與之語果不凡

詢其所學方為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墨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縑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為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僚戕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迺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惴然息心来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既興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謀逆之首是也究其始止緣捐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冠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為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末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録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寃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霑霈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衛寃之意亦信眉於九泉矣惜乎劉煦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于新舊唐史殊為闕文如袁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録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一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相望萬里聲迹渺絶時法禁嚴卽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敘褒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閒忽見江南李後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繇是感疾而殂又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寇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寇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寇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叅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公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眞臨事敢決者一乃與東坡先生游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邃易字子開與蘇黃游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訣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

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巹之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繇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歲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譓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絶相類焉子開趙州人忠穆鬷之孫虞部員外郎正潞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守濡須祠堂在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詩詞云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得和寧也少游没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圓鏡枉斷哀絃常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携手
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慣向繡幃羅帳鎮倣比翼
紋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傍懷
爭及爐煙遠田休也一生心事為你縈牽比得廉宣仲
布所記云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
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
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
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游其隣儻舍者迎謂曰君非饒
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
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

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俟君來引觀故居畢
乃僦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室歡館宛然凡榻猶設不
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愴不能自持迹其所向
百計不能知矣作雨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即知
常之子予功燾也

明清述揮麈録列　本朝諸帝以潛藩為軍府今又敬以
徽宗詔旨考之云政和㠯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
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為遂寧郡武
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　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
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
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縣秋冬間忽觀佛像五
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　陛下即位嗣
登寶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陛為遂寧府又詔　主
上嘗封蜀國公陛蜀州為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
午詔以宿州零壁為靈壁縣以眞州為儀眞郡通州為
靜海郡秀州為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録與
三州圖經及儀眞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該載明清嘗陳
于禮部乞行下逐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
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
讀侍講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太宗皇帝初為韓冀諸王置侍講後有欲為皇族子孫

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為奉諸王講請以教
授為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
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為直講侍
讀改為贊讀大享字嘉父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籍
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
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已收穫枯萎又復生穗每
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倣此施行祐陵
覽奏不樂云起諂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
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于建中靖國崇寧初蔡
元長相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
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
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
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　和元
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閽
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永祐御批云
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能
陳歷代興衰之迹達于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
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
當賓之典刑優加賞爵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
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

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思澤時
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
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
爲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
爭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于左臣觀商
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于王曰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歎息以謂
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堂上遠於百
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
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帝王之德盛於納
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粲之域社
稷之利也臣聞　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
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竭
咸効愚忠而憸人欲杜塞言路切弄威柄乃嘗惑　陛
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　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
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
言爲諱乃者竄寺丞　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
以釁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
陛下言者咸以前車爲戒　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
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竄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
所以日夜爲　陛下寒心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

足以膏　陛下之斧鉞儻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
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
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
內憂而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
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為泰山危為
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
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
不失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
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郁說契丹　塞以牽晉兵定人皆
以為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
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即剪滅其患不及
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
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
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臣愚不知天下之所
以久安無憂甚可懼也　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
勢危如累卵奈何　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姦臣
竭生靈膏血數挑彊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
兆同憂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
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
可乘之釁使之來冠彼　茫然不以動其心　陛下將
啓燕雲之役興日曆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
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邪將見四

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繼六世之
餘烈既并六國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北築長
城而守藩籬却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歸漢孝武資累
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彊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
其兼徙西國結黨南冦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
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
籌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冦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
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
景分命諸將北略河南致拓跋伏步之師因而國蹙陳
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為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彊之
資思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
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内時
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師旅數動
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譏明
於異域數十萬人盜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
好功勤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周宣
中興獫狁為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
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亟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伐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蠹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光衡劾其矯制而顯命郝靈荃斬黙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賞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御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

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玭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徼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云我宋　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惠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舉國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本邦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　陛下思祖宗積累之難鑒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義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豈不韙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支梧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卧內靡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　太祖皇帝鑒前此之弊務行剗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

徒使供門户掃除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禄廩從優
咸平中秦翰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恩
州刺史自後劉保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啓僥倖之心
乃攀援二人遂皆遥領團防刺史議者吝之繼以明道
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敕授之匪人委
用漸大兹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
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
腰金拖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
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
心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
則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天都
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侔於天子嬪媛
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宫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綉
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命極矣田
園廣矣金繒溢矣奴婢官矣縉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
非復向時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矣皇綱何由
而振耶是以賢才怨讟志士窮棲莫此為甚昔人謂宦
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
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聽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童貫起
自腐賤本無智謀　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
師陝右已彌歲（報）專以欺君罔上為心虚立城寨妄邊
捷以為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

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舉而
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
里不應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為姦了不知書而
位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
塵羅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養驕恃勢
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冒矢石被傷
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
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
明兵氣委靡覬還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廐卒掃門執鞭
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
卒貫盡選為親兵實以自衛也攻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
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果意安在此天下所
共而陛下恬不顧也貫為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
濟軍須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依勢作
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命將士為之解體貫方
且意氣洋洋自為得計兇焰傲然臺諫之臣間有剛毅
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已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
不敢言而歸怨　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
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
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

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　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蠹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焉臣愚深恐無常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之福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　陛下儻優游不斷異時禍　蕭墻姦生韓幄追悔何及伏願　陛下廓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　陛下若暱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　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靈為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斷自　宸衷決而行之無郵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也臣一介草茅世食　陛下之祿沐浴　陛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臣獨輒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　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者不識　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正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獻之欲加譙黜鄭公諫曰古者

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　陛下思聞得失當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悃悃非敢望　陛下咨其所陳採摭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　陛下裁之嗚呼迄願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如何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貽笑士類亦臣所不卹也靖康初堯臣爲宣義郎成都府華陽丞　欽宗親批云安堯臣昨所上書議論慷慨愛君憂國出於誠心可特轉奉議郎除見闕臺諫官聘書甫下而堯臣死矣

甃破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孤驛風雨愁通夕牕外芭蕉窗裏人分葉上心頭滴祐陵親書其後云此書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蓋以詢曹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祐陵攜嬪御閣宦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之見其纼髮如雲素頭璨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

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為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　上亦為之失措逡巡不見　上亟命田輦未幾京城失守狩于朔方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箋中得先人所叙特為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逮其鴟張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杭人蒼黃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門即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斂餘霞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吳越饗安閑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將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傳聞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既不可往是日無處得食飢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待兒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晏必未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杯散去腹枵頓解迺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既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則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眠朱閣是應矣既見兩渰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渡江之淮泗因自

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路東風又惡之言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畱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驗卒章又應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潁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明清揮麈録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狄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少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没後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蔥帳有照夜之寒釭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内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瑶宫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賜姓名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弃去適它人一女流落宫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益以困偶往相籃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隆極品未論其它明年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

焉同行儕類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中禁得幸九重矣即除閤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眞拜廉車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緼寅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髦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城為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云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檻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

中玉忠肅亮之孫仲甫子也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戎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為誰今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録載中書舍人紅鞓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叢語近觀孫仲益所述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　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絶如此召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小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

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放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令洙爲保任申郡遺澤遂露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焉故書之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于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遂廢于家嘗語明清云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于市藉簷溜以濯足泣愬于升之云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尔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明清揮麈餘話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于祐陵繇此進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申父直柔令盡列于後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　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容與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粗

得其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効而終之以持守乙（冀備）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荅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談羲黃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屆函谷二崤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皐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開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帝坰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筰通商滇僰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辯若炙輠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睭眙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

咸若豈必宅于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埃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鈞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含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錐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消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来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圮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師肆我

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能孰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盡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于有梁實兆宋基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沉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豐衍則高者惟壤下者墳壚廓陂陀之埒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周上瀍澗陽遂東至于道津岡

阜隱轔煙雲飛屯其上鱗次櫛比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沂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倬拔金鋪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郛圍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牓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 藝祖而始興至 太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家之閑暇肆乘時而增緝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故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于玉而彰信于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妃上嬪列于西仙伯天輔列于東諤諤羣卿義冠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爲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伏之盼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乎衆福本始載叶藏禮惟穆馨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其陽德之建咸秩火神於赫熒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鉦赤文坷娜舉以示衆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鄗南之亭豈必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之度有視

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聲于樂府驗朱草于靈篇火得其性景昭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還相我昌運于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圓欽柴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循國舊貫明宮齋廬(卷)取繒縵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縟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敕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眞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暎)彩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矚聳羣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眞用伸昭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籍厥畝惟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耜于玉輅敬雲幄于紺壇葱犖馴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晻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表未動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所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秬秠之瑞未是尊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嵓嵓上切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鼇雲上承金虬四匝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濛陋靈憲

銅渾之規斗周髀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業祥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祕籙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煇燿有爛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或備奏御則會粹于秘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眞僞既辨衆美斯備圖畫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跡睹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緊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璉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豔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鄉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省尼山制侔之教也首善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課誦規繩闕里其配享也則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冠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敝爾乃采芑新田育菽中沚人材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因建原廟近倣元豐河圖程度罔或

不同朱甍相望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煙瑞靄煥爛蒙籠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届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游軫羹墻於帝衷既進祠于東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雝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顒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飫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響荅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衆務衆泉叢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伉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為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為六部自吏洎刑位于左自戶洎工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一作宮訓迪之悉黽胥不能措其姦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效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墟聚色列布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于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簪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

於梏拲日無滯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象曲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扉條風之妍暖命嗇夫而啓禁籞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于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均禊飲于群臣乃遵故事張大[illegible]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illegible]再成亶爲方丘竚柔祇之歆饗故神輿之是侔考一代

零湛露於九重

修先朝之

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牂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岳瀆之儔乃奠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中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和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密邇霶斿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游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裒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棣萃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偕追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于棠棣爵以眞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四鎮之節厚以三接之賜

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每當歲時之衍儼鴈齒而容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笑言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脊令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脊應感弟昆之是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甄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閤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顧起處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寮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録枝派寔繁上及曾高下逮曾元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禄以惟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霑歌湛露詠行葦戒杖杜鄒葛藟考親親於伐木繼振振於麟趾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異羽儀於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

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將有伉言觀其陽
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朔其始也憲陬訾摹大
壯揆吉日命大匠庶工子來則靡煩於鼛鼓壞材山積
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脩楣
躍水波于栢棟列繡文于蘭栭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
姿窮奇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
則檐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
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圈首西序殊形詭
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
三條則陛柱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罘罳以並飾善頌
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甍甍北闕時謂景龍於焉
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闠闤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
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象犀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
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貿遷化居射利無窮
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壒
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
為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
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徒觀
夫仙倡效伎倀童逞材或尋橦走索戲豹舞羆則觀者
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蒲萄泛觴竹葉傾罍羌既醉而飽
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
卟分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

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笥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絶夭閼神符一出群邪四警馘毒治病功深效捷内則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巘嶂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笋自傾寶劒如掣駭震霆之轟轟靈園下兮雜遝逮夫應鍾紀律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觴即兹言以効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時演大梵希夷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頒祕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奥上鬱化精有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緊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瑣瑣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外淵渟峙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讙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黄祕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掩茂適契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别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内大慶耽耽路寢期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乎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絶赩動彩左戚右干相與映帶睨靈光猶培塿睎景福之叢苒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大供張既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輕蓋正宁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閒以

鞈靺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兆民永（萬世）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牕淵衷默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光我家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圜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嚴配于上蒼于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于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密靚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侔郟鄏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焰銷維鼎鼐之重作鎮神臯數極九變彖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者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衞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播告惟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藏事又有龍圖大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繄祕藏之靡怠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

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喉舌之寄于以斡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蠻其任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思潤色追風渾灝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翬飛跋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闌重熙環碧輪焉魚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游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邇臣於焉寓直罄啓沃之丹誠庶密效乎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后妃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箱既飾桑既敷鞠衣東嚮三採躊躇風戾川浴地温氣舒然後龍精報貺瑞靈紛如五色之絲允佚乎東海八蠶之綿倍富於吳都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奥周廬徼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秘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　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回宰制獨運蠖濩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

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
汝潁之英勾吳平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
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感會風雲雜然入彀矧茲
神聖之都是為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
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
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濉渙之
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
公之紘冕蓮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俶儻權奇素多於
異野璵璠結緑自富於荊山上乃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
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脩輔故得朝廷清明
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護東漸鴨緑南洎銅柱深
極河漢遠踰羌虜陸讋詹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
辮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華玉璞犀珠象齒之貢願獻
于御府于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
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
輿旂常衣冠服製職在大晟各有攸叙功成而六樂舉
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
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鞉磬琴瑟柷敔職在大晟各有攸
部衆制備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脩貢效珍應圖合牒
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
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

之本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紹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彝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寧人之指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纘其在官也絶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姦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群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嬈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背僞棄末雍雍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嘆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疎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辭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君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麗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攄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圄圄空千齡享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摠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叢霄履帝位兮體道

用神妙莫名今立政造事亶有成今金鼎奠邦神姦讋
今玉鎮定命垂奕葉今天地並應符瑞著今應圖合牒
千百禩今坐以受之開明堂今三靈悅豫頌聲興今元
臣碩輔侍帝旁今相與弼亮守太平今運丁壬辰化道
行今己酉復元寶曆昌今天子萬年躬在宥今斯民永
賴躋仁壽今元叔名長民元豐内相定之孫其後建炎
中爲監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
子澥文亦工

明清投轄録所叙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
于編外祖曾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
呼之后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
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
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它日當
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
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
婿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嗇奈何已而文肅罷
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于京
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
厘其它類此尚多不能悉數異哉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
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
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没盡録于后排

遍第一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鬬雞爲戲遊俠
久知名因避仇来東郡元戎留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
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生偶乘輿輕裘錦帶東風躍馬
往来訪尋幽勝游治出東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寶馬
縱横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聲排遍第
二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閑行緑楊下人初靜煙淡夕陽
明窈窕佳人獨立瑶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横波盼不
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頻推朱户半開還掩似欲倩咿
啞聲裏細説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
深相許竊香解佩綢繆相顧不勝情排遍第三説良人
滑將張嬰從来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醒屋上鳴鳩空
鬬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兩
牽縈似游絲飄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
憑唯見新愁繾綣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
託蔓一比一毫輕排遍第四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
郎引裾相庇低首畧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閒起佳兵
授青萍茫然撫歎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
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
刃牖閒粉頸斷瑶瓊排遍第五鳳凰釵寶玉彫零慘然
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呼喚相將金[illegible]同遊想
見逢迎處揶揄羞面粧臉淚潸醉眼人醒来晨起血凝
蓬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思敗幽囚推究覆盆

玉照新志卷第二

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圜門駈擁衙冤垂首欲臨刑排
遍第六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聲辟衆莫遣
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
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髮鬅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
歎能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
死不教仇怨負冤聲排遍第七擲花十八義城元靖賢
相國喜慕英雄士錫金繒聞斯事頻歎賞封章歸叩請
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
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滅至
今樂府歌詠流入管弦聲

玉照新志卷第二

玉照新志卷第三

高公軒者宣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爲滄州儀曹考滿哀
鳴于外臺及將曰自惟孤冷無從求知于當路但各乞
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詫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
既至京師迺詣部自陳薦狀已足乞以照牒爲用先次
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
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興後
爲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曾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宣
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
錫應辰三人皆爲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曾宏甫知台州

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
邱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
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宋家于秀之崇德縣坐爲人假
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
必不凡可從閣畧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後
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徨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
父爲湖州司録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
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藝絶倫不幸
坐累遂無試所奈何宏父云審如若言吾合牒門客一
人尚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
漕司首送明年爲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爲郎奉使二浙
經緑嘉禾麗詫其徒曰我今日迺往庭參門生耶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於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
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
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困縱步覘之常不及
焉至空迴處忽回顧二人而笑眞絶色也方欲詢之迺
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免身訪乳
婢女傖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
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
舟次泗州一男子啫于轎前曰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
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鄂然無說至

夜乳婢忽竊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迺見浮尸于水面元符末巨公為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慢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叅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感會至登宰席寵禄光大震耀一時紹興中亦有為館職者於言路有宿憾欲露章以論既聞之懇于當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儲位以潛邸舊恩位極人臣榮冠今古二公之事絶相似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邠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閬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局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閤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絶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群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喜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彦文三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喜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為太常少卿東上之知將有禮遣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

畢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爲室亦好親情言竟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彦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縣是遂擯不復用

明清揮麈餘話載馬伸首陳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今重録其所記于后靖康初秦檜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臺云虜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逆虜安得而易今捨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虜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覩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兗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牓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已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没欲辯明其忠每引帝將書輒爲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燄震主豈可自蹈危機掇家族之禍然何公私自爲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既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没齎恨九京如此有意囑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鎬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即手書一狀聞于朝其

詞猶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虜之後獨殿中侍御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秦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邵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纔啓緘視牒則所追者在朝奉郎何兌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栢臺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為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違檜意聖語云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羈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檜死次日御批何兌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便仍理元來磨勘為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事明白一笑病廢朝廷雖欲用之弗果僅能食祠宮之祿一年矣鎬乃誠之婿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見逆胡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

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所迫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迺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尚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

明清揮麈後録載周邨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確行都張全眞參政日載眞僞作一禩可以但作全眞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脩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切食禄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

霄宮旨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邶之言不厚誣且
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注後閱中
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
遭貶邪止罷祠焉
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人將渡淮
獻臣坐于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携
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
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帋云石榴枝
上花千朵荷葉盃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解飲就中大
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真奇物
也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

獻臣又云建炎間避地至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嘗
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
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長大語聲雄厲心切疑之方欲
復詢之忽徑自劃水而步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
怖幾溺竟不知為何怪後亦無他
胡偉元邁新安人也携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録乙
酉避亂録二書相示叙傲擾時事文雖不工頗得其實
今列于后乙巳泗州録云宣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
教授廳適在寶積門出門即淮河有友一二人在南山
如鄭兄仰荀其父為發運司屬官解宇在焉以故無三
五日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談説時事是時

朱勔父子正得志勢位炎
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
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
許在淮南西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
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田候於亭及船
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
着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皆為之不
平予輩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氏父
子終竟如何其冬金虜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
師事不一未幾朱勔首以小船子東下曰勔已放歸田
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
下來者頗多皆著皂衫而繫皂絛行於街市又幾日曰
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座船
一隻泊於河步以結繳壁夾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
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才到市上皂衫貴人益多
凡前此聞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
聞童貫亦至或有見坐帳幄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
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俅於南山
把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
知之是時也把隘南山即已弃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
兆亦自東京來至南至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
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

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係踵益知虜兵扣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橐駝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寺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折去門窓及再還即并所拆門窓得之道流褫氣矣明年秋予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廨以待省試因再遭圍悶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侍親來湖州船纔過閘即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尋亦亂矣嗚呼金虜憑陵國家顛危實上之人為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動亦一人之數蓋動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貲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違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獻纔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動建旄鉞子姪官承宣觀察使下逮厮役猶為橫行勝妥亦有封号動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

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於是動之田産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粮供其私用及上皇禪位放動歸田里其假道泗州也遮蔽船門惟恐人知之亦無面以見人未幾淵聖以臺諫論動安置廣南籍沒財産既而取首級家屬悉竄以此觀之宜乎召金虜憑陵之禍而致國家之顛危焉然所以造禍者豈止動之一人耶因思宣和閒京師奢侈正盛一相識言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古人法度之嚴如此是數者有一則必亡豈有兼是數者而復有逾於此者安得無禍乎靖康果有其應或曰若如此而無禍則古人之言者必妄詩書皆不足信者而喋喋費辭說自念老矣切慮遺忘遂追思所見筆之於冊云 避亂錄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陟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相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于朝充往往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時周望自樞府出爲宣撫望老繆本由八行舉與論軍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堅守平江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待制有奇謀皆不

用虜人自廣德縣安吉往錢塘渡江破明越北還假道
平江所措置初無守禦者皆知必敗矣待制謂望本司
金帛既盡為虜人所得曷若為携往崑山而北庶可存
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始以船附魯珏輜重中艤平江
齊門翌日到崑山依李閣羅貴泊於梅里尋移許浦未
幾虜兵犯平江望走青龍平江城以戰而破諸將如郭
仲威輩先虜未至已劫畧城中幾無遺望嘗不快於韓
世忠是時世忠兵盛權重駐鎮江聞望竄遣將董旻邀
虜之旻至許浦以為望在適吾家老小在彼旻來見待
制遂邀以行始旻將至兵稍遥望皆以為虜舟率弃船
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係道
弟舜舉姪仔徑走吳興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
人等茫無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来
追堅欲吾家還船予謂若虜人則不可從若世忠軍則
中國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時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何
為不可待制以為然因舉家從以還時已行二三十里
連夜從其使臣以還偶天晴及曉才到船皆無恙一簪
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蓋旻之意虜望不及
且取參謀以塞責而旻欲虜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軍
陣船列於江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
吾家船入其軍趨水而下往青龍必欲得望及至青龍
江口聞望已還軍而西旻遂泝江而上之鎮江吾家船

同行及至鎮江待制欲見世忠旻遮之不使見未幾遣一船來換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謂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殆有謀焉有言於故也得所換之船吾家移過自留少米餘皆與之本有百餘石所換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蓬帆二物亦足用小泊於焦山雜於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於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騎馳逐於江岸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鐵塔世忠以江船鑒沉於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沉船縱橫也世忠軍皆海船陣於江中中軍船最大處於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於山後予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工人為兵器於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於寺前太守李汝為亦在焉汝為韓軍中人世忠命為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東北風作至夜益甚江中飄水皆成冰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載不盡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隨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錢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風大船蕩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將半叫問朱梢船如何朱曰風大甚夜益深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有禱於護衛者復問朱云如何朱曰風大了不得也問吾小船安在曰不見

久矣隨風以去也是日晝予觀大船之矴索其外似已舊爛其中一截斬新予嘗語朱此船藉此索爲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舊者於裏出其新者於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當然予曰明日潮來水滿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許之至是風作之甚予又思其索舊且朽愈不遑安是時虜兵在南岸矴索若斷必隨北風至彼當碎身與船於虜手矣船爲風震不得睡思之惶恐無限及曉幸吾船無恙但不能舉頭以睹惡心故也朱梢尋以面湯來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視以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餘皆不知所在遥視趙都監者步履於山上如神仙中人點心時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來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髮耳予尋躋山頂望世忠軍極目江中無一船之存輜重在山後者亦略不見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閘口之河虜人乃別開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時有虜船兩隻出在江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鐵甲也此間船皆起矴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見諸方爲佛事未幾諸僧皆在船中蓋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屬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隨例起矴以下至垂山風適順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韓軍望見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應時船中有韓軍二卒亦令船住復勿聽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遠始語二卒待

吾家至蘇湖却以金帛遣汝回否則無好到汝也二卒
顧勢不可住乃俛首從之船過圌山風正順夜過江陰
曉抵福山不知其幾里福山別得船又正北風作抵常
熟過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並無一屋存者但見人
家宅後林木而已菜園中間有屋亦止半間許河岸倒
屍則無數出城河中更無水可飲以水皆浮屍至吳江
止存屋三間其下橫屍無數垂虹亭橫橋皆已無止於
亭下取得少水堪飲自吳江而南有浮屍益多有橋皆
已斷其處屍最多後問之云虜騎推人過皆死於水時
燕子已來岸無屋可巢吾船用帆乃啣泥作巢於帆緣
岸皆爲竈圌云虜人緣岸泊故也所殺牛頻頻有之其
骨與頭足並存但並無角必虜人取以去陳思恭所擊
虜船沉陷者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思恭周望軍統
制官也待制嘗語望云樞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軍吳
江據太湖天險吾輩以中軍扼其前使諸將以小舟自
太湖旁擊之可必勝望不主其議但令召諸將議之及
諸將畢集望命待制語方略諸將不從蓋諸將如郭仲
威輩皆賊魁喜亂志在爲賊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聞
此謀躍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願爲先鋒自餘不
從竟已及虜過吳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橫擊
其尾乃中軍係虜之民聞兵至皆爲內應縱火焚舟幾
獲四太子者思恭雖勝望怒其不白然竟與遷官所沉

虜舟凡半年許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東風又發又一帆至吳興時望軍已駐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眞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姪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旻輩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勑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虜人始虜在鎮江不可出江即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虜然之選舟載兵舟櫓七八乘天曉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久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

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虜人往建康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踈耶於是虜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覲時車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却恨前此失於一見且詈董旻爲之障旻來謁亦有慙

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見如何旻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呂小小即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啓曰某有小事告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即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携妓以歸妓後易姓茅

明清嘗於畢少董處觀种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録於此樓臺縹渺路岐旁共說祈真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析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更淒涼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閭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録其言未免踈略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學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

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爲龔養正頤正易去比觀洪景盧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爲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夷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爲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有乃子允與大父者而盧乃指以爲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耳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繇是觀之子美蓋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邪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璡者以御筆來爲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矣率略之甚一日語外祖云先丈曾爲何處差遣外祖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年邪荅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璡大笑云豈有密院而過中書省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即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璡默然闔席爲之閧堂絕倒

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然東坡先生已有詩云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楊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通關節髮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者此書距坡下世已踰一紀洪與

坡蓋未嘗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爲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爲浮屠氏其後海内推爲名僧韓子蒼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内侍賈祥者先坐罪竄是郡迺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一真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滿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喫餳也子厚亦爲之啓齒矣毅之子倫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於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叙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眞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但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玉照新志卷第三

玉照新志卷第四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于陸務觀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于有司因録于左然紹興中趙元鎮張德遠爲左右相嘗共啓于高宗云靖康之末虜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寘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職録其子官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畢書立狀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

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即卯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齊愈罷諫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勘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乞不廢淵聖皇帝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資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幵來密喻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為時雍吳幵曾說吳幵密諭張邦昌亦欲早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却將王時雍稱是又節次編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帝上所寫張邦昌三字係時雍等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幵莫儔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勘問時懼罪隱伏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問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即於本司廳前取帝筆就卓子上取

帝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書徧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即時起去是時只記得胡舜陟在坐司業董逌午間亦在座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勘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勑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仍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文孺云唱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為簽書樞密院命矣夫近又得張栻欽夫記其父魏公浚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冤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為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為諫議大夫舊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綱為政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劄李公素有名譽所建明乃爾一欲盡括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民財聽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

三欲郡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爲何如
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
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用邪民財第其等限而取之猶
恐其擾況此可藝極耶至於兵假若郡增二千月費十
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堪此耶素有額者且不能滿況外
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
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愕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
論之而云不可上何也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
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其獨
不怒者公欲論其不可相耳退翁不樂曰吾故爲其有
虛名但欲論此三事既而語頗厲大人即退卧省中展
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參郎省亦入
見退翁上對少頃出過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
手曰適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搖首曰恐公受禍此始矣
退翁猶憮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張邦昌之挾賊以僭
也在虜營議已定令載於諸録可考驗也退翁自會議
所歸遇鄉人問之曰今日虜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姓
名于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爲退翁丞相竟
匿其藁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上亦聞
其詳惻然仁閔復退翁官而官其子已卯夏柱侍旁聞
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號爲
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亦復如是與夫褚河南之譖劉

洎陸敬輿之短竇參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勝歎喟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爲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侍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札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民庶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因緣爲姦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飲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伸就臺根究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已放罷今勘到

具撮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沖差往親懿宅抄劄將王府菓子喫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見牙簡隱匿公然受犒賞酒并錢將出剩金銀待隱匿入已收掌未曾取討絹六百一十五疋除罪輕外準條監主自盜合絞刑贓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喫密煎等將摩孩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犒設酒及喫宮人酒果交勸計贓六疋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贓外笞五十不曾計到摩孩羅贓如不滿百文係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贓罪定斷議贓外杖九十罰

銅九斤入宮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
張材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噢内人酒果等與内人邊
氏離三四步坐噢酒令内人張福喜唱曲子受犒設酒
將抄札扇兒摩孩羅等歸家受酒估贓計綃八疋七尺
除罪輕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
二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翼差抄札見景
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囑托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
宿雇作祇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
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
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銀見官屬將寧德皇后親
妹追捉苦辱並不施行及噢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不

鈐束覺察人吏與鄭伸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犒設酒
根括金銀買低包換入己計贓二十五疋除罪輕外準
條係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從流贓罪追
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
表内添入諂奉語言及抄札棣華宅有祖宗實録偕看
及罷館伴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是大
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實録十冊認是親事官去失除罪
輕外係不應爲重合杖八十贓罪外杖七十先次據千
照人説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
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札到金銀與内人喬念奴並坐
飲酒唱曲子以賮首金銀爲由放喬念奴乘馬歸家收

養作祇候人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金銀庫內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餘被府尹納了除罪輕外據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疋合絞刑贓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札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待雇買曹氏等放令逐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罪輕外準條李彝係不應出謁而出謁令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論罪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材卿

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受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受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繇婦人焉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枿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

黃進者本舒州村人少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進在傍默識之是夕迺挈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家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

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鴈集黨類改溫其頰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冠攘淮甸聞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衆降制授右階後累立戰功至防禦使自紹興講和以來虜使往來經縣官私牌額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虜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攔樸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材之地何敢於遠夷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于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擢大理司直遷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

乾道中趙渭師礪老爲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震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之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圃礪老忻然承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戎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閹寺之欲易不屋之祭邪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錢處和紹熙甲子歲爲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實館史直翁迺南夫同舍生偶罹橫逆拘係適歲當科舉夫爲請于處和處和憐之貤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爲代其後二公皆登掖路處和雖止參預然常行宰相事異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會之殂更化之初竊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耻言人過仁厚之風合符昭陵後來編纂聖政録適秉筆之臣有托其間群從者遂略而不書是段讀者為之憤然近修實録迺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姦惡殆將併揜深用歎惋

高抑崇閎紹興中為禮部侍郎忤秦會之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以書懇于秦覬復職名庶幾禄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也述其窮困之狀言極激切秦覽書初亦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迺為夸大之語妄增其産業以白于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責次對而獲郡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行簡者臨安人也嘗與同舍生游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臥于大佛頭石像之陰夜半月色如晝酒亦少醒有素衣婦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遠可同歸少款吾生領略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為雅潔亦有使令之屬逢迎悉如意指遂寓止焉由是留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意既洽遂至忘歸婦曰君懷家吾往返當自若也自是生時造之益以膠固生曰吾家稍寬敞可以偕往否婦曰此亦不憚但有所礙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可訪尋鶉梧丁二枚

貼于錢塘門即無所懼矣生和問為何物婦曰刑人之杖瘡膏藥醫也生為經營得之抱關者疑而問焉生云有所厭勝而然耳已而婦果與之俱造其廬亦無以異於常人然自此多疾疢日覺羸瘠忽有道人至其門見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魅若不捨之則有性命之虞生皇懼詢之云此魅不敢過江且亟往浙東避之即免生從其言挈囊登舟之際婦人者踉跳載手岸側而詈既次會稽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自是日向安寧出入起居如常積是三閱寒暑或有勉其還家者且曰歲月既久魅必它往不能為祟可無所慮焉生於是整棹西歸方登石塘婦人已先在焉喜氣可掬遂與之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不知為何怪也

隆興三年趙丞相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為刑部侍郎臚傳既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熙朝盛事禮宜為慶外舅擊節云班列中適無一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為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在左鄰舉善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窗戶間得玉鈿半股青蚨半文想是游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小闋以紀其事歸以錄似安國安國云我當為諸公考校之明清云淒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

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荷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左輿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裒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望出天台左君輿言委異之詩裔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籍甚宦途屢彰美效藹聞縉紳著書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吟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爭先快覩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日之錢塘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世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搖裊柳及堆雲剪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輿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擾之後濃委身于立勳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歸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劖行求余爲序筠翁君云余既識之服膺三歎併爲

書此一段奇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于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寔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于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逢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捍戰沒之骼于淮上外舅從蔣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艦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僧雖悉祝髮為浮屠想是是日日辰絶佳耳

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辭奏邸獄寃誰與辯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為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嬉勢方鼎盛嘗托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于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皐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嬉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嬉亦[illegible]矣

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仗于龍山茶肆忽一長髯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息云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興已失之矣

吾元豐五年游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紹熙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脩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為郡守宣城舊例每支軍食

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粮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聚車而出悉有倉黃之狀詢之云通判周世脩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群卒惡其陳腐橫梃于庭出不遜語欲入白　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傳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權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伏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煞露章中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閣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却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閣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乘亟　以納秦會之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諷言路遷彥章于二水

王綸字子霞其家嘗有神降自稱西華寶懿夫人年二十餘絶代之容也其形或隱或現有二詩以遺子霞今録于左靈臺本清明花木相蔽鞋宮深滅白日金堂吐華輝彈綦玉局寒鬬草珠露晞閬苑多美人形飛心不移醉眼憑春風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負我雲際期而今兩鬢脚迤邐秋婦終紫清祕消息行雲往無時世間若寂寥空此隨盛衰又云洞境春色長人聞　早西眞不剪天外花東君自戮雲邊草玉女銜蓼香滿枝

碧玉養根紅落稀青玉樓臺二十里二十里花盡桃李
凌風人去鶴不還萬年依舊瑤池水闌干有曲通太無
寶井霞牽金轆轤風田紫織綉衣卷流金影轉烟鸞孫
可憐世事杳難盡至道雖玄猶睫近埃塵　空自悲
此時不來　何時字畫尤佳今尚藏子霞新雖置在李
太白詩中誰復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縝稟作相虜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
僚拜乞乾龍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
第三表繞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柬
稱歎不已且云限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
今列于后第二表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
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幅冀動淵衷　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禀東宮主器盛德久字於寰瀛
內禪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
己而孚事親寬御衆而嚴教寧俯稽於南楚一千里而華實
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里而華實
盡遠取於西瑤何虧意之勿休當遵儀而固拒伏望昭
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征辭而必再
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式符公願第三表
節紀千秋歸美荐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載卻於舉
觴敏罄輿情頻干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
學建已誕彌之辰應流虹長發之瑞盡法仁皇之忠厚

指乾元於向辰自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意勤邦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飛而成功治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致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丕構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己斂福用錫民登五山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歡謠罔違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筭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距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即帝位斬封丘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陳橋驛爲班荊館爲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讜建言遂命與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讜字徽言魯公之曾孫慥之父也

宋咸茂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爲以先納卷子無難犯者爲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爲第二人其後嗣宗師長安种明逸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明逸逸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明逸以爲非而誚焉嗣宗怒云舍人敎牧牛兒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明逸云吾豈與角力兒

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既上聞詔明逸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録中云蓋亦畏暑見之三朝史矣而司馬温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年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牓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温公所記偶誤焉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爲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蔡君謨在昭陵朝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訟冤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籃中人市得之遂于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温公齋記及歐公奏事録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遂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吕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携歐文忠公書贄見王文恪于宛邱一見甚青顧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吾之字爲遺先祖遂更字曰樂道今世多指爲一人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籍甚於熙豐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寔韓持國壻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人情益以稔

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中以知樞密院爲南道總管辟先人爲屬僚行有督勤王師檄文薦紳多能誦之

秦會之初擢第王仲嶷以其子妻之仲嶷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質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壻達夫之室蓋會之妻之親姑也達夫當關處以密州教授翟公巽爲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繼而寅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幵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虜辟置爲屬以行邦昌僭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浸遷中司虜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唱大義上書粘罕言其不然會之偶爲臺長列名爲冠虜怒拘會之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會之既陷虜無以自存託迹於虜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以指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漣水軍虜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虜再至遂殺超虜退衆復推超子襆領軍事方年十八九矣襆假舟至楚州令當可捄之得免時韓蘄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爲郡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管道於彼復自楚汎洋至會稽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温明乘槎入越暫以駐蹕富季申爲中丞露章乞遜其職於會之上亦懷其前日之忠即從季申之請尋登政府繼

拜右揆引公巽爲參政季申爲右府富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以報德會之乃建北客歸北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室相應大怫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建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穢職告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閑屢歲呂元直趙元鎮張德遠前後曾爲相皆主戰者也適酈瓊以盧州叛而德遠以弗績責粘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興念疆場生靈久罹鋒鏑亦厭佳兵會之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爲己任焉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虜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盡收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田鑾卧鼓滅鋒逾二十載此會之功不可揜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中廣衆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遭遠竄及夫求表勳之後挾虜之勢權傾海内不知有上鈐制中外脅持薦紳開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後來完顏亮舉國南冠冢突兩淮極其蹂踐適有天幸顏亮自斃不然殆哉由會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會之罪不可逃者也紀之于秩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執政幷以滔天之罪流于南州既放逐便卜居于章貢以其婿曾愷作郡守王安道爲

江淮守帥以禩為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
私恩也

玉照新志卷第四

秦會之既殺岳氏父子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
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名士知漳州建言叛逆之
後不應存留乞絶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牘令札付
岳氏知而已士大夫為官爵計所釣用心至是可謂狗彘
不食其餘矣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為薦紳之玷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始得之
仲益之從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蓋仲益之
先人教村童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
時也按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近觀周益公仲益
之集序云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辨之

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便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於毗陵由是而知葛周二說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爲正也

東坡先生南遷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綉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間樂有餘書以呈東坡坡大喜爲之重寫且以手柬褒之至今袁氏刻石藏于家點字思與後登第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典郡云

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娼楊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惑之誓與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怜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届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苑囿燕鶯已懶空鏁於樊籠隻影自怜寸心誰亮香爐經卷早脩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屨早諧夫〻婦〻之儀墮珥遺簪永脫朝〻暮〻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故事雖甚親切然黷穹甚矣尋即俱去適王承可鉄爲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駕之功聞已泛扁舟而去已而興大獄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會之殂始獲昭雪繼而入丞光祿出守蘄春以

疾終于淮東議幕

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号曰海哥衒耀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覩亦嘗召至禁中由是纏頭賞賚所獲盈積常自歎聲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里西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廬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熙寧辛亥壬子聞武侯李忠其名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歷巖洞人跡罕到忽瞻絶嶺路窮不可上徘徊民舍遥望嶺中閒有青煙一點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不知為何人所燎樵夫牧童皆不能到也李侯識其處歸以告同姓李君彦高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為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者皆此類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頗喜即裹粮假侯所與同行從者一人往詣之至其所則獨尋路望青煙處攀緣藤而上嶮危備歷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叩門而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覩李君驚相謂曰何為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前叙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吾唐末人因離亂避世隱歷名山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問吾亦不欲聞於世李意

其爲邢和璞問之則曰非也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号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号謂何又指面前一小池仍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号耳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号傳序年月仙老頷之而已李又問仙翁居此既久曾畧下山乎曰從來此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他時未嘗出也因扣以仙經道術要訣則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修心治性凡爲人倫慈愛忠孝事告之李不得問粮盡乃歸又數日即爲五日粮畢之而去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每坐語倦則援瑟鼓之其聲韻非世間琴音李既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草堂中逶迤如驚雷怒濤之聲既罷而餘韻不絶也左右凡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窺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讎者李皆不能曉五日糧盡又歸歸數日思之又携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人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遂以内丹真訣語之李所說如此恐其別有得亦不傳也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掾居他處矣李問以窗間道書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居他處矣李問以窗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凡繫仙籍皆與分校勘此吾所授已則歸之别給它書也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絶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復往莫知所

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方盡識十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衡湘間頗有所得但人無知者耳羅君言如此羅善篆親授於李君天篆本模之許它時見贈因默記十三篇手録示予云此湘潭羅仲衡所記云耳詩列于后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橫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劒牀前龍虎一爐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宮四序花爲愛陰符閒玄義更隨驪海入煙霞　久揮山齋著古經但矜猿鶴事高情爐中且喜丹砂死巖下近聞朱草生堪鄙塵寰馳妄理莫教流俗聽希聲清溪有路無人入獨弄滄浪一濯纓　詰曲川原幾里深偶尋巖壑在前林長懷萬古典墳樂果稱幾年泉石心將著道書延白日偷收巖藥化黃金山中欲訪逍遥客爲報白雲深處尋　人希境靜絶塵埃野客尋源或到來怪石結成眞洞府亂峯粧就假樓臺久窮至理難期老獨放眞機學未該得共山翁話虛寂不妨巖下且徘徊　翠微堆裏隱雲煙石擁藤蘿小洞天常篆丹符駈木魅每呼山鬼汲溪泉養成玉座千年石煉過河車九轉鉛記得潛盧眞伴侶出門爭贈買山錢　秋景澄清物象稀山家沉寂俗難齊常聽嶺瀑連雲瀉時有林猿隔岫啼月黑笈明靈武動夜寒囊破蹇驢嘶收身已脫人間世贏得煙蘿自在題　丹雄初伏櫃方靈萬里蓬壺第一程神

室下封添夜火金砂新結煉真形稚川篋裏藏丹訣鴻
寶方中譴藥名既得仙人小龍虎便尋根本到長生
旋滴巖頭石裏泉研朱將點洞靈篇秖看塵外數千卷
勝走世間三百年何事役心求妙友便須窮理到真仙
竹關松徑逍遥境雅使山翁恣意眠　眼前龍虎實紛
紜說破丹砂世莫聞故脫衣冠尋舊隱便將猿鶴入深
雲閑編野録前朝事靜校仙經古篆文滿腹分明惟自
識塵寰誰認紫陽君　無言隱几閉松扃萬古襟懷獨
自靈箋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檄南
山术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岳自
青青　山家何物是知音也勝人間枉用心學就萬年
龜喘息習成千歲鶴呻吟沖和久養通靈獸關節常調
不死禽獨對翠微誰更問鼎分三足伴兒陰　世事功
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仙蝶況是千
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
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外一絶云日轉蓬牕影移
漸移羅浮舊隱別多時瀛洲伴侶無消息風撼巖前紫
桂枝
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爲宣撫使李伯紀以
右丞爲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數
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初出師以謂功在頃刻令
厲官方允迪爲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

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旨云方會之文非也今列于后臣聞天生五材自古無去兵之理武有七德聖王以保大爲先蓋中國之撫四夷猶上穹之統羣物必春生而秋殺當仁育而義征故黃帝神靈爰親戰於涿鹿高宗嘉靖尚遠克於鬼方夏禹舞干而格有苗周宣飾車而伐玁狁著在前籍蔚爲顯庸矧當眞人之勃興端慎昌時之全盛蠢爾羯寇干予天誅猛將如雲憤四郊之多壘元甲耀日赫一怒以安民用鋪張於宏休以明示於德意恭惟皇帝陛下勇由天錫聖本生知挺表正萬邦之資擅冠帶百蠻之勢春秋書王者大一統會茲御極之年夷狄聞中國有至仁盍效充庭之貢顧

肅慎之末裔爲女眞之小邦宜修獻楛之恭自甘張革之陋乃連叛將共縱野心始盜燕雲之七州旋陷濬邢之兩郡敢踰天險徑窺日畿負上皇不貲之異恩恣其悖侮意本朝久安而弛備可以憑陵驟驅羊群輒攻雉堞注飛矢以如雨僅比射天倚長梯而侵雲難於超海盡矣豺狼之力屹然金湯之雄陽少却以暫休假請和而驕索求五府巨儲之金幣割三鎮難捐之土疆且質宰臣仍要帝弟惟兼憂外夷之生命深軫淵衷而曲從近弼之遠猷勉狥谿欲其金賊謂我怯懦愈懷貪淋歛重賂而弗厭散輕兵而益騁蹈藉我郡縣驚擾我輔州虜掠我人民紋攘我牛馬發塚取貨增盛怒於田單髡髮

爲兵渺長思於管仲神奪其睨肆耽荒淫罪通於天決
取殄滅特游魂於死地似絶命於歸途可破之形有識共
見臣恪遵睿訓大整軍容近越三旬之閒式備六師之
衆威名無素敢期草木之能知号令所加庶幾旗幟之
改色數出精銳分據要衝擁旄之宿將鼎來勤王之勇
士霧集正月某日某官种師道統若干人來某日某官
姚平仲統若干人來某官种師中統若干人來諸處將兵排日以列於此
以夸大之各懷義槩願靜妖氛奮不顧身古之名將弗過前無
橫陣誓難與賊俱生馳逐習而進止閑約束明而申令
熟御得其道而咸作使慮善以動而惟厥時以戰誰能
禦之有禮其可用也籌運王帳無亡矢遺鏃之勞氣吞
沙場斷足馬踦輪之返二月一日計議已定部分最嚴
是夜子時遣范瓊領三十騎銜枚而西斫營以入致群
賊之自擾引大兵而夾攻殺氣干霄呼聲動地臣於是
時躬帥禁旅嗣承德音出景德門至班荊館既親行陣
而督戰亦度緩急以濟師璽廉效靈鼓疾風雨向敵回
祿助煽烈火以燎原天道甚明人心爭奮掃窟穴之盤
結變灰燼於須臾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遣騎以助
平仲之進疾倅破竹順若建瓴曰逐温禺已示染鍔鬱
鼓之狀單于行詭將羅係頭笞背之刑觀獲醜之繼來
信犂庭之可待其金賊道窮矢盡粮絶人飢走未於白
馳鬬猶向於困獸三日卯時出師而再戰圍賊壘者數

重士怒益張馬逸不止競執俘而折馘紛涉血而履賜
其日午時某人先遣衛兵三百易皇弟康王從行之人
出金賊不意挾康王上馬由某門以歸衆智罔愆神謀
間發全常棣之愛副眷令之求子儀見虜之誠斯焉可
擬平原歸趙之計彼若亡奇其日申時某人手刃金賊
太子某人擒獲叛將藥師勦厥渠魁垂銜張不漏之網
生致反虜下吏責未酬之恩兇徒潰而冰消餘衆驚而
鳥散亟加追躡寧俾逋逃寶貨具存荀追詘慙於馬齒
威武方用養洪未議於虎皮遂收萬全之功阿謝八先
之略臣載惟上帝以儆晉佑宋睿主以昌唐應天日表
龍姿風膺神語之異風聲鶴唳助成師至之威豈容小
醜之述昏未知初政之精厲臨事而懼雖有在庭之合
辭惟斷乃成盡出當陽之獨運果因多算遂奏膚功挽
天河以洗甲兵列屬國而夷阬谷受命清廟方定謀以
出征飾喜端門俄大獻而奏凱火通甘泉而啓文帝騎
至渭水而激太宗故知王業之難允發天顏之喜折隨
何而置酒效豈專於用儒賀小白而舉觴請無忘於在
莒臣猥恭邇列初乏長才聖謨洋洋上稟新書之妙虎
臣矯矯旁資羣策之良不敢貪天以為功正欲與衆而
偕樂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
布以聞
建炎己酉春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先人入幕府時高

宗皇帝六飛南幸先人揣知胡羯之亂未已也辭之臨行移書志升乞備西境言極激切是冬虜騎果至取道之境悉如先人之言今載於後某聞及其時而弗思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絲紛滿前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輒獻瞽言冀於信譽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賓筵初啓首蒙辟置恩德重夫非特一已知之士大夫傳以聳動也昨辭去屬邑不以為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附綏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虔奉睿意令以威駕風馳電馱懲惡護善百度俱起千里之間歌頌塗載杭民圖像以事晨炷香如供佛事又毋明公既保令名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安危即國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於此為日滋久覽觀山川考驗圖史輒有以為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三郡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海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陶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宣歙羣盜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有臨安人始因餘杭至敗黃

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西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聖安都杜稜守之富陽縣靜江都聞人宇守之臨安縣石鏡都董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都凌大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都則徐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都則阮結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為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賓幕聚議至建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既臨安人又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為盡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

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邇今日議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某愚戇過計萬一虜騎過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響動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大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聞諸朝廷使金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於金湯之固矣某少游蒲中觀唐張睢陽畫像私切歎曰此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況其胷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諾何惜建此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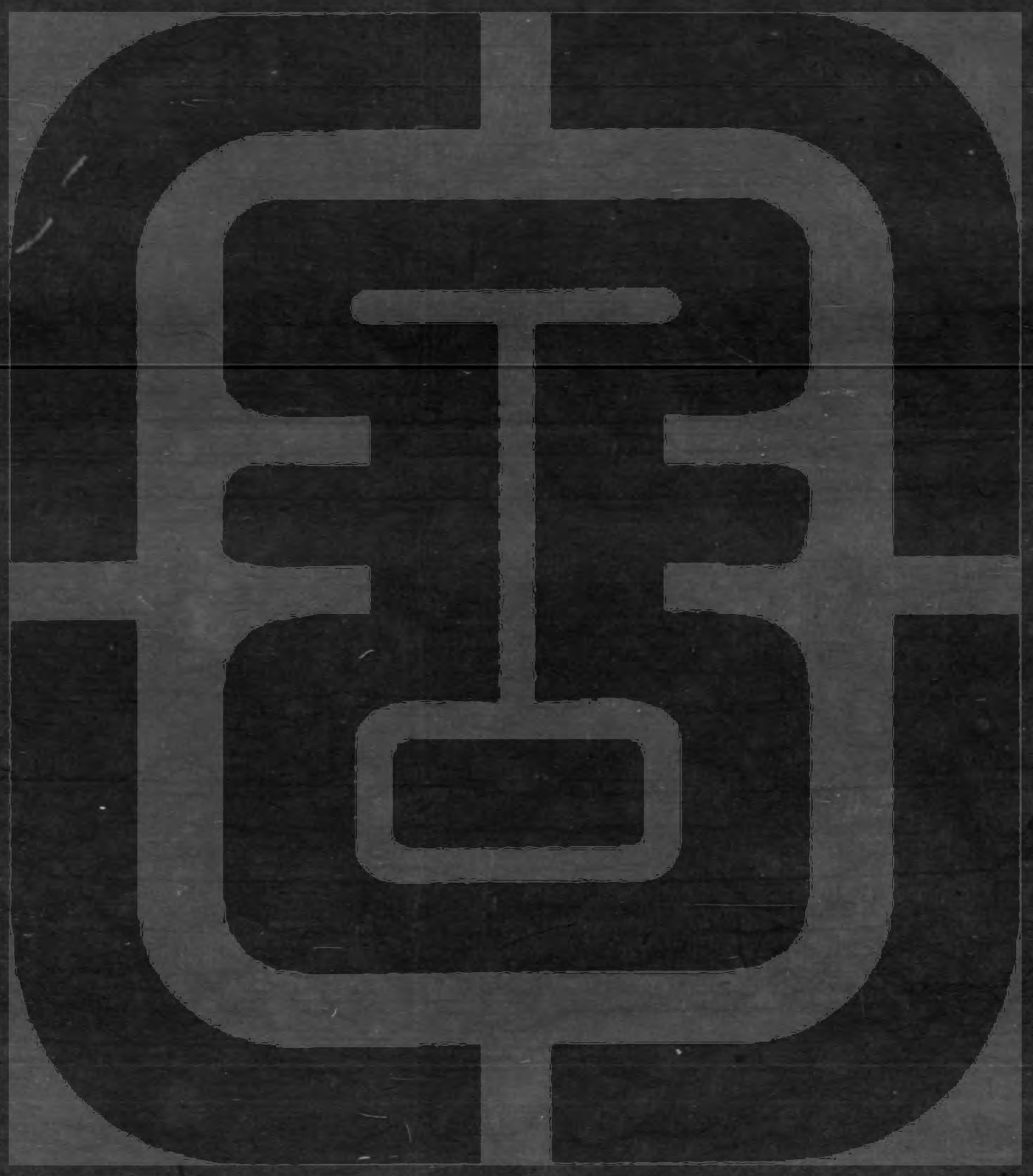
朝而始終錢塘之人也張睢陽守一城以捍天下以蔽
遮江淮沮遏賊勢今皇輿新渡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
振軍聲連衡江東挫賊鋒使胡馬不敢南牧較事機輕
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為獻犯分妄
言無以辭誅或稍困閑暇呼之使前更畢其初說又幸
矣

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關升以故後來雖為監
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銓法如州資序人縱有罷黜薦
剡自若也吉父為廣西漕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
部告行忽啓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
陞於門生實有利害耳曾氏父子每與客言以資一笑

徐敦立守滁陽有郡博士葛鎮者欲上書於朝大詆王
荊公有云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責使天下後世
以為邪說之勸以副本呈似敦立敦立笑云度之斧謫
不足道然公却有利害鎮詢其說敦立笑云度乃王氏
婚偶從公言折了一帋舉狀矣鎮赧然而退二事特相
似併記之云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
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者上覽其首句云朱衣
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視天語以為器量如此何足觀耶
謗焰遂熄烏乎昭陵豈不見全篇備盡以過目則不可
曲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玉照新志卷第五終

此書乃履素齋中物也題籤則鄧先生善之手書志文則慶長君之筆余鬻之市肆展卷一嘅遂題其後昔至正庚寅冬十月西河野民王貴和甫書于靜者居

北京圖書館藏